

ANDRU  
WETH  
WETH  
WETH



安德鲁·怀斯

《画家介绍丛书》

# 安德鲁·怀斯

ANDREW WYETH

刘天呈 编著



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责任编辑：马凤林  
装帧设计：刘平

安德鲁·怀思  
刘天呈 编著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天津市人民印刷厂印刷

1985年2月第1版 18千字 1985年2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20 印张：2.1 印数：0001—4000  
统一书号：8073·50300 插页：13 定价：3.90元

## 出 版 说 明

在当前百花盛开的美术园地里，各种艺术流派和风格竞相争妍，繁荣了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加快了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步伐。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我们准备陆续出版一些欧洲著名画家的作品小辑，附以论述介绍，以帮助青年美术爱好者了解一些人类文化宝库中的史今陈迹，从这里吸取一些尚有现实意义的精华，使它能在现代化的建设和文艺创作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和影响。由于这个工作不容易做得完满，所以工作中难免有不足之处和缺点错误，如对每个具体人物的正确评价，都需在工作中探索，我们热诚希望读者提出批评和帮助。

## 安德鲁·怀斯艺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画坛崭露头角的安德鲁·怀斯，(Andrew Wyeth) 现已成为美国最著名的画家。他恒持写实画风，追求现代主义，质朴含蓄，领袖群伦，在欧洲颇负盛名，而且蜚声世界画坛。

1937年，怀斯首次在纽约的马格具斯画廊举行个人画展，一系列明晰浑厚的缅因州水彩风景画，在廿四小时内便销售一空，并获得评论界的赏识。迅速的成功激励着十九岁的怀斯，他决心作出一种更具显著本质的艺术。随后，他的个展先后在美国的各大美术馆举行，每次都是观众云集，引起轰动。其作品被全国各大美术馆争相收藏，怀斯名扬全美。从此，大家对他有了更多的认识，甚至对他的艺术产生狂热的爱好与激烈的评论。不久前，他的大量原作首次赴欧洲展出，在伦敦皇家美术学院开幕，盛况空前，震动了欧洲。怀斯已引起国内外艺术界的高度重视。

怀斯曾荣获宾夕法尼亚一年一度的柯罗奖，美国文学艺术院荣誉奖，和由国家颁发的人民奖、自由奖。他被美国一些城市的大专院校聘为名誉教授。1963年，成为美国文学艺术协会正式会员。由于他在艺术上的特殊成就，同年荣获詹森总统颁发的美国人民最高荣誉勋章——自由勋章。此章原为杜鲁门总统于一九四五年设立，以作战有功者为颁发对象，后扩及艺术方面，怀斯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艺术家。詹森总统在颁发奖章时赞誉他“描写了生命的真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美国画坛是抽象画的全盛时代，抽象艺术风靡一时，使得写实画风黯然失色。但怀斯仍恪守自己独特的写实画风，不但未被抽象画的洪水所淹没，反而日臻完美。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画坛上的怀斯象天空的一颗明星，发出灿烂的光芒。到了七十年代，正当怀斯的写实画风达到登峰造极之际，抽象艺术没落了，新的写实主义开始流行，并成为艺坛的主流。怀斯和杰克逊·帕洛克 (Jackson Pollock) 分别代表着美国写实与抽象艺术的两个顶端，是美国艺术界的代表人物，然而，怀斯具有更崇高的地位，他的作品价格高于美国活着的所有画家。

## 早期的艺术世界

安德鲁·怀斯一九一七年七月十二日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恰兹佛德村的水车小屋。他在那里长大，几乎一直生活在那里。恰兹佛德渡口，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一七七七年九月九日乔治·华盛顿率领一万二千民兵在这里与莎·毕里哈伍将军率领的英国军队展开了正面战斗，华盛顿未能阻止敌人向费城的进军。

怀斯是属于在世界大战的雷雨中成长的一代。童年时，处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惧和对英雄主义的缅怀时期；少年时，出现了世界经济大危机；刚到青年，整个世界又卷入了另一场悲剧性的战争漩涡中。艺术家们在重浊、腐败与动乱中沉沦，鄙俗的拜金主义压迫着思想。怀斯的艺术明显地暴露出一种对混沌与黯淡的现实生活日渐增加的敏感性。

他是在人类最残酷的现实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在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初，他成为一名艺术家，他面临着一个严酷、惨淡的时代。那时任何事情都好像失去了控制，人类本性中罪恶的一面在猖獗地滋长。这种现实，令人感到震慑，人们对未来感到恐惧和茫然。这个特殊时代的艺术家们趋于内向，他们的作品则表现为内省，经常是自我感情的表白，表达出一种深刻的失望和彷徨之情。有些画家专画死亡、崩溃的隐喻画；更多的画超现实主义的东西，内容是荒诞无稽的梦幻及稀奇古怪的冥想。还有一些人，如：杰克逊·帕洛克等则研究心理学、原始宗教和古代神话，力图创造一种描绘人的自然本性的艺术品，怀斯则与众不同，他创造了一种主要是个人和主观的艺术——面对动荡不安、意义不清的现实生活，表达自己一成不变的看法的艺术。怀斯与同代人相同的是，他的艺术也显示出一种对混乱、黑暗生活的高度敏感。

人类历史上这种较长时间的不稳定，反映在美学上表现为美学观点的波动和意义的模糊不清，这就是艺术家怀斯早期的艺术世界。

## 开辟自我宇宙

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美国艺术没有被强大的艺术运动或规模盛大的展览会所左

右。如果说有一种主导趋势，那就是艺术家们对现实生活更感到兴趣。在这些年代里，有相当数量的美国画家继续响应立体主义和印象主义的形式风格，而且确有一些人画的完全是抽象主义的画。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越来越多的美国艺术家抵制欧洲的现代派潮流，而以多种多样的写实方式进行创作，其中首推怀斯。

当时这种盛行的写实主义态度主要表现在风景和人物画中。人们把这种新的着重点放在美国自身的思想，称为“地方色彩主义”。(Regionalism)人们在当时常以此形容绘画和文学，以示自豪。

在绘画中，“地方色彩主义”这个名词仅仅指托马斯·本顿(Thomas Benton)、约翰·柯里(John Curry)和格兰特·伍德(Grant Wood)的作品。这些画家的作品描写的是典型的美国人民的形象和本国的状况。他们不仅在战争年代里激发了民族意识的成长(这时期美国人民真正觉悟到，他们和旧大陆的人在一些问题上和传统上有明显区别，同时它表明美国人民还未创造出，但正在试图创造能表达美国现代生活的艺术语言)，从惠特曼指出这一点后就引起了波动，而且更重要的是从这时起，最有趣味的美国艺术，则趋向表达普通美国人生活中最复杂和特殊的觉醒。不论这点如何单调和普通，我们都可以从真正艺术家的作品中看到这种表现。

这种从一般的事物中探索宇宙最应泛的真谛。即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所称道的“对宇宙的探索”，正是怀斯观察世界的精神。画家应该看到表面底下的东西，底层的真情是难以发现的，可贵之处正在于此，如果相信它、爱它，这种精确的东西就会成为一个宇宙。

虽然包括怀斯在内的众多的美国画家，对现代艺术的极端主义和难以识别的仿效“进口货”的做法毫无兴趣，但他们还是以折衷的态度运用了包括立体主义和印象主义在内的构图上的发现，真正认识立体感的意义、总体的平衡、抽象的图式等现代艺术的表现手法。他们把自己的写实主义同现代绘画艺术的原则相结合，这就有区别于十九世纪自然主义绘画的传统。怀斯与众不同的是忠于乡土的独特风格，几乎都是沉迷于他自己所认识的宇宙，这是一个属于他心灵的世界。

“开垦自己的宇宙”是怀斯的座右铭。



## 祖传的艺术世家

安德鲁·怀斯的父亲纽威·康瓦斯·怀斯（Newell Canvers Wyeth 一八八二——一九四五）是一位著名的古典儿童文学作品的插图画家。从著名的插图画家瓦德·派尔（Howard Pyle）学画，N·C·怀斯的兄弟姐妹中，有两个姐姐是画家，并嫁给了他的两个学生（画家）。安德鲁·怀斯就是在这种激发神思的艺术环境里长大的。后来他又把家族的艺术天赋传给了自己的儿子，长子尼古拉是纽约有影响的艺术鉴赏家和画商，次子詹姆斯·怀斯现在也是一位杰出的写实主义画家。怀斯三代人以绘画世家著称于世。

N·C·怀斯为家族创造了一个很好的艺术环境，予怀斯的艺术以正确认识。怀斯是五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从小就患有慢性静脉洞疾病，由于幼体虚弱，只上过两周小学即退学。他的家庭就是他的学校，所受的教育主要是父母负责。他从小就接触文艺，如贝多芬、劳契爱尼诺夫等人的音乐；梭罗、托尔斯泰、歌德的作品，以及惠特曼、罗勃福斯特等人的诗，以及家庭中丰富多彩的文艺乐趣。他父亲经常在节日期间安排节目，鼓舞五个孩子扮演童话故事及莎士比亚剧中的角色，或举行化装晚会……。N·C·怀斯立意要培养孩子的想象力、感受力和表达能力，启发创造精神。他说：“孩子们这种表现正显出他们有能力知道那些值得生存的基本理由”主张用丰富的知识带给孩子们无比的欢乐。帮助他们建立一个更光辉灿烂的一生。怀斯一家大小最可珍贵的是那种“从平凡的家庭琐事里，追求最大的欢乐与启发”的人生理想。

## 父亲指导绘画

安德鲁·怀斯从九岁开始学水彩画。他在自述中讲：“我每天除有女教师在家补课外，其余时间我都用来画画，画了许多钢笔素描，这样一直到十六岁。以后，父亲就把我带进了他的画室。”怀斯总是花半天时间画画，先画石膏模型，再画静物，然后才画模特儿。而且画各种复杂动态和透视角度。一天他父亲说：“我将来要把画的对象拿走，要求你凭记忆作画。这样才能使你真正理解，而且也会为自己记得那么少感到吃惊。”



怀斯从小作画严谨目有主见，他到野外去画风景，用了大量的黄褐色——调子不明亮，这使他父亲非常恼火，斥责他画的那些低沉的色调，他却争辩道：“乡下的冬天就是这个样子，我不能歪曲，我是这样感觉的”。于是他继续这样画下去。

要认识怀斯成长的背景，他父亲是一个关键人物。在艺术观方面对他影响最大。

怀斯在风格和气质上也受他父亲的深刻影响。

N·C·怀斯最敬佩意大利印象派画家塞冈提尼、法国田园画家米勒、英国风景画家康斯坦布尔……。所以他们父子的绘画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以纯朴的田园生活为主题。表现大地的芬芳和大地的澄清。父亲常在农场劳动，怀斯也跟随下田。他对田园生活和大自然有一股格外浓厚的感情。通过怀斯的作品就可以看到他对家乡恰兹佛德与库欣·缅盐碱荒原的眷恋之情。在他眼里，它们就代表着美国。

派尔属于布兰迪茵画派，他在一九〇〇年写道：“我认为杂志和书籍插图是产生画家的园地。我相信在将来一定会产生真正美国风格的画家。”他的得意门生正是安德鲁·怀斯的父亲N·C·怀斯。

N·C·怀斯反对外来流行的艺术风格。他蔑视那些远离乡土，迁到城市与所谓“艺术胜地”，追求时髦的人，或那些去到外国旅居，而不浸润于自己家乡的艺术家的。因此他很崇拜丢勒、伦勃朗、霍默（美国画家）等自始至终接触并描绘日常生活的画家。

怀斯的早期作品便受父亲所崇拜的这些名画家们的影响。霍默的影响反映在他早期的水彩画中，如一九三九年画的《深蓝色的日子》，水彩画有如油画般的浑厚和力度。丢勒一丝不苟的精密的表现手法，对怀斯从事对象细节刻画有启示作用。如一九四一年画的《干草叶》，可以看到丢勒描绘植物的严谨作风。怀斯在回忆中说：“我父亲对某些东西的处理效果就象电影上的特写镜头”。

N·C·怀斯在谈论一幅风景画时写道：“这是一幅极平常的风景，没有一点特殊的引人入胜的地方。可是当一阵微风吹过，这平凡的画面竟然充满了生气。紫丁香的叶子在微风中飘舞，光影流动。黄昏的野草在风中起伏呈浪。灰色的针枞细枝在风中摇摆，犹如幽灵漫舞；而远方的密林仍旧暗沉沉地屹立在那儿，丝毫不为之所动。我心灵忽然对眼前这些景物叹赏不已，为蕴藏于其中的美而惊奇。它不就是最美最动人的景象吗？”

怀斯也正是在极为平凡的乡间风土人情中表现了人与大自然的交感与调和。泥土的芬芳，草木的生长与枯萎，飒飒来风，充满阳光的气候，在这环境中生长着的鸟兽、家畜和人物……他以抒情的方式表现这些动人的乡土美，引发人们对乡土的怀念与对自然的思恋。怀斯能透过被微风拂动的窗纱，发现海上来风给人们带来的宁静而富有生命乐趣的光辉。《海风》正是在平凡、纯洁与朴素之中显现出丰富的知识与迷人的情致。

怀斯在回忆他父亲时说：“他是一位伟大的教师，因为他让你真正去体验你自己对一切事物的看法，唤起你对事物的本质与特性发生好奇心。他当时教导我们说：绘画必须反映出画家的内心——这就是绘画方法。”N·C·怀斯一向反对向学生灌输绘画规则或公式，他极力主张：“人只能画他了解得最深切的事物，而且必须心领神会，与其共处，深入内在，或成其不可分离的部分。”他从不教学生如何画头发，如何画天空……而是艺术的原则和精神。怀斯将他最熟悉的故乡风景中画成《春日的洪流》，他把树木画成中流砥柱，茂密的枝叶自由地伸展在河流的上空。他父亲看后惊喜地说：“安迪已能栖立于急流中的柱子上。”

N·C·怀斯说：“要将自己完全投入，去体验描写的对象，如此才能使自己描绘出所刻画的人物。倘若你要画一个驼背者，你自己的背也会感到疼痛。”怀斯至今写生还经常用手去摸摸模特儿头部的关键结构部分，有时靠近到可以感到对方的呼吸，进行细致入微地观察、研究和体验。

他父亲所强调的不只是精神投入，也十分注重绘画的基本知识，主张经常用石膏、静物和风景来训练自己的眼睛和手。怀斯回忆他父亲时说：“他常说人犹如海绵，可以吸取任何知识与经验，然后再慢慢地应用起来。因此，决不要逃避任何经验。”他直接在父亲的熏陶下长大，但他仍然从小就表现出突出的个性，并未循规蹈矩地重走父亲走过的路，他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寻找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创造出一种属于自己的表达思想的方法。这正是他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重要因素。

从小地方可以意识到伟大的存在安德鲁·怀斯的生活环境是有限的，其表现题材的范围不出两个小乡村——宾夕法尼亚的恰兹佛德，全村一百多人。缅甸州的库欣村，全村不满三十人。而他画的人物也是这两地中的少数。怀斯一家，每年夏天到缅甸州度假，

他在二十二岁那年夏天，认识了一位十七岁的少女——贝茜，翌年（一九四三）他俩结婚，贝茜并成了怀斯的秘书。他怀着对缅甸州数海里的地方和恰兹佛德特别的感情，至今怀斯每年都要有一段时期住在缅甸州一幢可以眺望大西洋的房子里，但一到冬天，他就回到恰兹佛德。

怀斯故乡的整个地形是特拉华与沙士昆罕纳河的支流所形成的。地面都是突起的小坡，树林荫盖着山谷，挺拔的枝桠伸向日月。这个地方的早期移民为德国人与教友派的人，他们辛勤劳动所留下的痕迹到处可见。这个以产白兰地酒闻名的小村，古朴异常，经常在怀斯笔下出现，成为他表现冲突的舞台，这就是他生活的宇宙。如果说怀斯是土生土长的画家，这里就是哺育他成长的大地。

有人认为怀斯是当代美国一窝蜂追求奇特下的产物之一。全国的狂热与各种褒贬不一的说法，使得极有个性而又灵敏的人，变成了神秘的人物。每年去他的故乡“朝圣”的人达二百多万，有的人为了见上怀斯一面，甚至仅为能与他说上一句话而不惜远途而来；也有的报纸曾称他为“摩登原始人”，说他是一位不出外旅行、没有受过教育的画家，完全与世隔绝的、离群索居的、保守的画家，包括他初恋的情人也曾批评他太偏狭，劝他到国外旅行，但他却持不同看法，他说：“我画恰兹佛德附近的小丘，并不是因为它比别处的小丘优美，而是因为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它对我有特殊的意义。”他认为纽约或欧洲对他来说，毫无意义。“我的作品是与生活的乡土深深地结合在一起的，但是我并非自然地描写这些风景，而是透过它来表现我心灵深处的记忆与感情”。他虔信梭罗的格言：“一个人可以从小地方意识到伟大的存在。”所以怀斯从来没有准备到国外旅行，“我身边的宝藏都还没有完全探测过，为什么不能在一个地方长住，以便发掘得更深刻呢？”他说：“我认为别的画家也应该象我一样生活，不过无论怎样做都要提升自己。……那些从欧洲回来的傻子，实在看不出他们对自己所做的事有多少深入挖究。依我看来，他们所做的只是令人厌烦的、喋喋不休的理论他们旅行所见。”“我毫不客气地忽视了现代外国的艺术家，不象别人总说塞尚、毕加索、勃拉克如何如何。他们总说，在绘画上我们非常幼稚。我所说的并非绘画的本质，而是绘画中的美国特质问题。《爱国者》那幅画中的一种纯朴原始特质。我相信只有美国画家才画得出来。那是一种纯净美。你想找到寓意深刻的地方作画，美国乡间最合适。”怀斯认为到处乱跑，不求甚解，甚至旅欧猎奇所画的作品反而不会有深度。

题材可以是旧的，关键是如何处理它，能否把握其中的奥妙。怀斯从来不画自己不熟悉的事物，更不受流行的怪诞之风的影响。他作画取材于自己最深刻理解的现实，用诗人的慧眼赋予平凡事物以高贵的色彩，在平凡中令人惊奇，令人深思。他属于一八五〇年威廉·霍默为首的画家流派，强烈地贯穿着人类和自然的主题。因此怀斯不必离开本土去感受，探讨“人”在世界上的位置。看了怀斯的作品，决不会联想到与其他画家雷同的痕迹，尤其可贵的是他的纯粹美国风格。他说：“我认为一个人艺术的进境与深刻是和他对事物的爱恋程度有紧密关系的。”他比任何画家都更热爱和深知故乡的风情和精神气质，所以他对故乡偏爱，感到它异常有趣。不能说拉斐·克兰的肖像，就是缅甸州的写照，但事实上，怀斯已经将对缅甸州的感觉忠实地表现在画面上。他说：“几乎从画面上可以闻出缅甸州的味道，这乡间特有的安静与自由的特质，令人兴奋不已。”

## 艺术的成功之路

怀斯为了攀登艺术高峰，他选择了一条漫长的道路，不求捷径，不画陌生的不受感动的东西。由于他作画细腻、精良，颇令人惊叹，所以有些青年画家对他说：“怀斯先生，你为什么不用照片呢？你认为照片如何？”他回答说：“我并不反对使用照相机，但如果你坐在一个对象的面前，不管是一棵树，一片风景，还是一个人，如果你坐在那儿注视它，研究它，感受它，表现它，虽然那幅画也许对你永远也不会有什么重要价值，但是你得到的那种精神力量，却是单单靠咔嚓一声拍出来的照片所得不到的。活生生的对象是富有生命力和感染力的，你如果画一幅暴风雨的风景，再好的照片也不会给你象身临其境的写生所唤起的激动。如果依据彩色相片去画一幅鲜花和水果的静物，即便怎样精心描绘，也远不及最粗率的富有激情的写生更有生气。若常依赖照片画自己陌生的对象，画家不知不觉地就会逐渐丧失绘画的激情，尤其会令人感觉迟钝，甚至会失去对阳光和空气的感觉。大自然是最有感染力的，要获得这种力量，你就得熟知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知道土拨鼠和狐狸的出没之地，作画时才能得心应手。如果你了解所有的细节，就能赋予那简单的一笔以深度。伦勃朗可以一笔画出风车的一个翼板，他的绝妙之处在于他熟悉它们。”这和苏轼所讲的：“始知真放在精微”是同一个道理。当你画完



一位陌生人，待你熟悉了他以后，自己必会发现这幅肖像画得不象。这正是说明理解和理解对象的内在精神是大不相同的。

由于怀斯非常熟悉拉斐·克兰，所以画得异常感人。怀斯回忆道：“当拉斐·克兰这幅肖像完成后，首先拿给家人看，妻子看了悲叹欲泣，儿子看了则一言未发，只激动得走来紧紧地拥抱我。亲朋之中，有些人看了也泫然欲泪。那真是使我异常激动的时刻。”

怀斯有时还把作品拿到杂货店去观察某种效果，他经常接受批评，并闻过自喜。

怀斯经常在家乡附近散步，经常保持身心的蓬勃生气与思想的敏锐反应。一位朋友说：“假如把怀斯的眼睛蒙起来，他只要倾听风吹过树梢的声音，就可以正确地告诉你，他坐在什么树下。就是在最常走的小路上，他也能随时获得新的发现，触动作画的灵感。

## 画中充满隐喻

怀斯作品的象征意义，来自他主观的感触，看来显得平凡的作品却隐含着种种联想。一般人看到他的画都会满足于作品中的“诗意的美感”——怀乡、孤独感的共鸣。但也有人认为在怀斯最好的作品中，人们被他单纯的怀念昔日时光所感动的程度，不如被他那种含有同情精神的、沉思的、阴郁的特质所感动的程度来得深刻。后者比平常的怀乡感情更为严肃、深湛、含蓄而富有魅力。

一切艺术家的伟大目的都是作用于想象与感情。我们透过怀斯的想象进入他的内在世界，可以了解他把记忆中的事物与现实事物联系揉合在一起，因此其作品意象普遍含有抽象的象征意义。这些象征显示了存在的谜。如他画的透明的玻璃窗，发亮的贝壳……在许多画面的构图中，只让人半瞥到窗外的景色，房间的部分，或半掩门后的阴暗角落……多少带有一定神秘性。

他喜欢表现对象的时空变化，对变化多端的事物颇感兴趣。他注意墙的裂痕，剥落的壁纸，破旧的衣服，被弃置的马车……暗示时光的流逝。他精心刻画的各种悬挂的东西——绳子、马具、衣架、死鹿、死鸟等，而在精神上产生一种对生命的威胁感。这些隐喻所包含的内容有的令人难解。马龙·白兰度说：“如果希望从观众中有所收获，就

得给他们的幻想注入活力。有些西方美学家认为，一件艺术品越是不可思议，就越是显得美。

## 融合记忆与现实

怀斯以其丰富的记忆和联想，表现画中的哲学原则，这是他作品的精髓所在。他说：“论到绘画，我是注意心灵表现的人，我要表现出这种想法，但不容易得到它。”他最感失望的是，许多人只看到他画中的事物，或者说现实的一面，甚至只惊叹画面效果的精细，而没有感受到感觉上的弦外之音——这正是他完成一幅画的主要因素。有时怀斯作品的标题可以给我们一些线索来了解他在画中所想表现的意思，这些不易捉摸的标题，如“欧逊家的终点”和“遥远的尼德翰”等，富于幻梦与神秘气息。

怀斯从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宾夕法尼亚农场挖掘出如此丰富的内容，正可以显示出怀斯世界观的象征性质。唯有当一种他最深知的对象变成他心中的原型时，这个主题才会使他发生兴趣，而一件重要的作品才有可能诞生。当他开始动笔画《爱国者》之前，模特儿拉斐·克兰在他的意象中已从当地的锯木工人变成了一个超越时空的军人了。在他夫人的肖像《玛嘉的女儿》中，怀斯的心灵已跳到好几代以前的时光。这幅画并不仅表示他对贝茜的爱情，而且表示对她已经过世的母亲玛嘉的敬慕之情。那顶教友派的帽子，是历史的遗物，那两条具有光泽的帽带，是过去妇女系用的最佳丝带。这种丰富的自由联想，以及古今不分的特点，也可以从《诺吉西克》一画中觉察出来。他特别用心描写对象的特点和个性，不受对象的限制，也无牵强和拘束的感觉。

怀斯被誉为美国怀乡写实主义大师。他描写熟悉的故乡风俗，将视觉经验加以想象地组织。一旦想象与现实发生冲突时，他就用幻想来处理自己的创作。他的画就是他的感觉。使一幅画渲染上一种情绪是艰难的，要获得这种情绪，就必须把现实经过心理整理、归纳并予以升华。艺术的表现，只有在不断的追求那难以捉摸的东西的过程中才能给作品灌注一种情绪，灌注一种崇高的精神内容，增加一种特殊的艺术魅力。艺术家的特点是他能看到、感到、听到别人看不到、感觉不到、听不到的东西。艺术家的责任是帮助别人意识到他们没有觉察的东西。

怀斯的画不仅给人以美的享受，同时也给人以启示。他的艺术语言为人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和激动人心的思考领域。怀斯的风景，从不受自然现象所窘迫，寓意象，联想于现实之中。他的许多肖像画，并不借助于背景的旁证和注解，而是把意图寓于默默然的人物形象之中。

### 早期作品带有忧郁、悲戚感

怀斯通过平凡的小屋、山野、草木、鸟兽、季节的变化和朴素的人物表现存在于人类内心的一种孤寂感。在极端写实的自然景象和洋溢着诗情的作品中，潜含着一股淡淡的哀愁与怀乡感伤。他在这些作品里，所表现的紧迫、暗晦的感觉，不仅反映出当时忧郁时代的黯淡气氛，也是对于他父亲意外的突然死亡的反应——一九四五年他父亲的旅游车在交叉路口与迎面驶来的火车相撞，他父亲与其长子的两岁儿子当场身亡。怀斯极为悲痛，精神上受到巨大创伤。因此，使怀斯染上了肺病，险些死掉。所以他的许多作品都是以克尔农庄为背景。怀斯笔下的克尔与他四周的环境，总是带有一点潜在的暴力感。当他画故乡的小丘时，那些小丘和隆起的丘陵，唤起了他对父亲的许多追忆。他认为这件事是他一生中“真正转折点”，他说：“由于父亲的死，我看风景就要承担一种特定的含意——他的品质”。因而他的作品往往无形中带有悲戚、孤寂、茫然和庄严的气氛。他通过绘画发泄悲痛的感情，绘画是他排解内心忧郁的唯一途径。《一九四六年的冬天》一画中，那奔下山坡的男孩象征着怀斯自己，雄壮浑厚的山坡土堆涵义很深。“似乎这土堆正喘着气——站起来又跌倒，几乎象父亲就躺在这土堆下”。“这一切就是不知所措的我；在那空气中划动的手，便是我的探索着的灵魂。山坡那边是我父亲死去的地方。我恐怕自己永远不会画父亲了。所以这山坡其实就成了他的肖像。”

他们是父子，是师生，又是最好的朋友，所以事过十七年之后，怀斯仍回忆说：“一堆黄土是地狱，虽然形状美观，可是它令我回忆到家父，他就葬在这里面。”不久前，英国艺术评论家威廉·费伟尔访问怀斯时，他们乘车去农场途中，经过一条铁路，怀斯指着说：“我父亲就死在这里。”可见父子感情之深！

一九四八年他画的《克尔》含有一种隐喻，画中老人头上的壁面挂有两个铁钩，那老人等于描写他父亲，他说此画是为他父亲所作的挽歌。

同年，怀斯把相同的、加以控制的现实主义手法又带进了在他所有画中最知名的《克利斯蒂娜的世界》一画中。画中形象令人难忘：一个因小儿麻痹症致残的少女，在一个缓缓的漫草丛生的山坡脚下，步履艰难地爬行，她凝视着矗立在地平线上的那栋神秘的木屋——塑造了一个辛酸的疾病的象征。画面呈现的那近乎超现实主义的心理梦幻，借助于一系列的写实手法和非同一般的视点，达到了表现效果。怀斯曾多次用水彩和蛋彩为克利斯蒂娜和她的生活环境作画，使她成为近代美术史上最著名的模特儿之一。

《克利斯蒂娜的世界》这幅杰作使怀斯一跃为真正主要的美国风格的画家。这幅画是美国纽约现代博物馆最受欢迎的珍品之一，这幅名作在美国几乎家喻户晓。他说：“我还收到西部几位妇女的来信，她们说：‘我是真正的克利斯蒂娜，那就是我的生活’。她们有这样的感觉真是令人吃惊”。他说：“我不认为《克利斯蒂娜的世界》就那么了不起。那幅画很出名，可是不管怎么说，一幅好的作品根本就不该有让人那么谈论的东西，倘若我用那条山坡的弧线就能获得克利斯蒂娜的感染效果，那就是一幅好得多的作品。”

这样描写人物、动作或环境，对怀斯来说，不但是新颖的，而且显示出他表现方法的扩大。早期喜欢渲染描绘树木或运用水彩的洒脱作风已经结束。父亲去世后，这位二十八岁的青年艺术家首次经受到如此深刻的悲痛。怀斯回忆他父亲说：“他是我唯一的良师，且是杰出的、值得尊敬的人。当时我只不过是个普通的水彩画家——大部分作品漂亮，虚张声势而已。他去世后，真正有股力量驱使我，使我努力想做点什么以证明父亲对我的教导并没有白费。应该严肃地去工作，而非游戏般地随意描写周围的自然景色。我有种沉痛的情绪。幸运的是我总能将这种情绪的力量应用到绘画上。人们常提到我作品中的忧郁气氛，而我的确至今仍有这种郁闷的感觉。值得我怀念的事情在别人看来也许带有悲伤感。我承认我的绘画主题并非如一般人所喜爱的那种色彩鲜明，能予人快乐、轻松等视觉上的愉悦感。但我想我的作品不能说是“忧郁”的，而应该是‘有思索性的’。我经常思考、幻想过去与未来的许多事情——永恒的岩石和山崖、所有存在的这些人们。我偏爱冬秋，整个画面并不明朗化。仿佛有什么事情隐藏在下面。我对事物的感受比我



所能画出来的要强得多。在我动笔之前，留在我脑海中的印象，始终无法在绘画中完全表达出来。”怀斯四十年代的最佳作品完成于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间，当时他三十岁。代表他早期作品的高峰是《海风》、《克尔》和《克利斯蒂娜的世界》。表现出一种简明有力的风格，能够把题材与他所欲表达的内容融汇贯通，不过仍有那种紧张、焦虑和期待的气氛。这三幅杰作取材于两个家庭——欧逊一家和库尼尔一家。怀斯的深刻构思，促使他的艺术风格更加洗练，构图奇特，画面简洁。绘画需要洗练和简明，这不但是需要，而且是一种趣味。简明会使人思考，而喋喋不休的人只会激怒观众。怀斯说：“画面表现出的东西越少，观众感受的东西就越多。”他善于利用不寻常的或令人意想不到的美妙角度来取景，进入了“自由王国”。这是一种冷漠、孤寂而入微的现实主义手法的运用。《克尔》和《海风》两幅作品避免了在其它作品中那样仍若隐若现的象征手法。超过了这种写实手法而在画中表现意味深长的一刹那。在《海风》一画中，窗帘在海风中飘动，仿佛给这座古老的房间注入了生命的活力，表现出一种超凡脱俗的宁静境界。《克尔》一画，描写克尔突然听到精神失常的妻子下楼来的移动声响时，侧耳凝听的神态，这种动态能够和具有威胁感的铁钩、龟裂的阁楼天花板产生平衡作用，画面笼罩着一种隐隐的威胁与沉重的预感。象怀斯这类作品是费解的。

## 深刻的转变

怀斯早期作品中所带有的那种不祥的气氛（如经常出现的追悼、受难和死亡）到一九五〇年初便逐渐消失了。如含意深刻的《大风雪》就显示了一种崭新的雄浑风格。这时期的人物画显得线条柔和，而且深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过去在自画像中所表现的那种焦虑、彷徨也逐渐转变为热情和富于怜悯心的表现。如《克利斯蒂娜·欧逊》一幅，作于一九四七年，另一幅作于一九五二年。欧逊小姐散发出人性的尊贵和亲切的光辉。我们可以看到画家对她的热诚，怀斯作品中这种新的严肃和个人的沉默感，部分是由于一九五一年冬季他作了肺部切除的手术，这使他数月不能动笔。此后，他再也无法坚持